



赫塔·米勒到底是谁？

□潘 璐

写、不落俗套的语言使米勒这个文学新人开始崭露头角。同样在柏林出版的短篇小说《人》(人是世界上的一只大野鸡)进一步展示了她的文学才华。这部篇幅一百多页的作品没有连贯的情节，叙述过程中不断出现分叉、拐点，整个篇章最终呈现一种外散内联的形态，犹如一棵枝杈繁多、树叶婆娑的树木。语言诗意而感性，意象奇特且耐人寻味，充分展示了米勒作品独特的叙事和语言风格。

赫塔·米勒作品中批判的当然不是现实中的故乡，而是被“两种故乡占有者”标榜滥用的“故乡”：“一种是施瓦本的跳波尔卡的先生们和村中的美德专家，另一种是专制统治的执行人和附庸。”他们推崇故乡的概念有其目的：以乡村为故乡是维护所谓的德意志传统，以国家为故乡是倡导无批判的听从和散播对迫害的盲目恐惧（《国王躬身杀戮》*Der König vermeist sich und tötet*）。这样的批判其实早已超越了地区的界线，但她仍被家乡的报纸指责为“玷污自己的巢穴”，家人也因此受到牵连。

求生心兽

遭到村邻的唾骂固然糟糕，但对一个作家来说更严重的是，1984年当局对赫塔·米勒发出了出版禁令。其实自从拒绝与情报组织合作以来，米勒就从此不再有平静的生活：被监视、被跟踪、被搜查、被审讯成为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就连当家教糊口的工作也常常被迫中断，因为有人告诉雇主一些不利于她的消息。恐惧、绝望、自杀冲动伴随着她。甚至在她定居柏林之后几年，仍然不时受到死亡的恐吓，这些遭遇成为赫塔·米勒创作伤性的记忆，1989年齐奥塞斯库倒台以后，过去经历的回忆取代了对现实题材的关注，再次成为她创作的重要主题。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她创作了三部短篇小说以及散文、诗歌等作品，面向过去的写作成了她疗救心灵创伤的手段。

1992年发表的《狐狸那时就是猎人》(*Der Fuchs war damals schon der Jäger*) 是米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的女教师阿蒂娜和女工程师克拉拉是闺中密友。阿蒂娜和几个乐手创作有反抗内容的歌曲，在召开演唱会时发现，克拉拉却爱上情报部门的一个军官，致使两人关系出现裂痕。这种状态没持续多久，东欧的政局就发生变化，阿蒂娜和朋友匆匆冲地乡下回到城市，却失望地发现政局的改变并没有导致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1994年米勒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心兽》，写一群大学生在面临人生道路时的不同抉择：罗拉为了摆脱家乡贫困不惜用肉体换取党证，最终自杀身亡；女性的第一人叙述者却和朋友一起冒险走上抵抗道路，因此受到监视和威胁，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两个朋友相继被杀，“我”和埃德加侥幸逃生，定居西德，却生活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从小说两位男女主人公身上能明显看出

赫塔·米勒和她丈夫、作家理查德·瓦格纳的影子。1997年问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我宁愿不遇到我》(*Ich wäre mir lieber nicht begegnet*) 写女主人公再次被点名去接受审讯，在电车里，她思绪纷繁，回忆无数往事，拼接出一幅专制统治下的众生态。

由于同一主题在作品中反复出现，米勒曾遭到一些评论者的批评。但她坚持认为，她的写作是面向过去的。“有时我想，每个人的头脑里带着一根食指。它指向曾经的东西。大部分我们自言自语、给自己讲述的、独自一人时想到的东西，都是曾经的。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不需要我们说……我们通常是事后说。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才说。事情结束了，我们说，那是。那是前不久。或者，那是很久以前。那是，听起来就像已经了结了，其实才刚刚开始。不仅是叙述。还有我们称之为自己的那个东西。”（《魔鬼在镜中》*Der Teufel sitzt im Spiegel. Wie Wahrnehmung sich erfindet*）过去不仅是米勒创作的源泉和动机，也被她视为建立自己身份认同的基础，忘记过去就等于迷失了自我。

陌生的眼光

2009年对米勒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这一年中最为闪光的时刻，但对作家更重要的，是准备了八年时间之久的长篇小说《呼吸钟摆》(*Atemschaukel*)发表了。这部小说取材于米勒文学上的导师、生活中的挚友奥斯卡·帕斯提约的真实经历。他1945年和许多德裔青年一起被送进苏联劳营，在那里度过了五年时光。超强的体力劳动、极度的饥饿、非人的待遇，使劳营里道德失效，只剩下生存的本能。米勒和帕斯提约本来准备根据两人的系列谈话来共同创作一部作品，但帕斯提约的突然去世使这一计划搁浅，最后米勒在身心上付出了巨大努力，单独完成了这部小说。这部作品对于米勒的文学创作是一个突破：她彻底脱离了个人经历的框子，潜入另一个时间，另一种生活；小说的叙述者也不再是女性，而变为男性；语言也少了很多作家独有的、奇异的意象，变得较为平实易懂。

不管如何改变，米勒的作品都是独具特色的。八十年代末，米勒初到德国时，人们都以为这独特性来自她“外来者的眼光”。她坚决否定了这种判断，认为自己看事物的角度不是“外来的”，而是“陌生的”。陌生的眼光能在别人熟视无睹的东西中发现新的东西，能在理所当然的事情上看到不同寻常的情况。但按照米勒的观点，拥有陌生的眼光，既不是作家的专权，也并非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跟陌生的眼光相连接的是一个“无休止地闪烁、蹦跳的传感器”，它会让神经过度疲劳，甚至致人疯狂。从这一点上我们只能承认，赫塔·米勒是不可模仿的，我们也许还应该在阅读她的作品时暗自庆幸，自己并没有这种陌生的眼光。

述的是别人的故事，而这个发生在1945年的特定历史事件由一个没有亲身经历的第三者来讲述显然是不成功的，特别是在凯尔泰斯等大师出色的亲历作品问世之后。她用来自批评《呼吸钟摆》的另外一个论点是赫塔·米勒“诗意的”语言和不恰当的比喻。她认为小说中诸如“饥饿天使”这一类词汇的使用以及对于比喻的偏好都很不适应，这些都是只属于19世纪的东西。作者的比喻不够严肃，不适合用在这样一部描写劳改营残酷生存环境和揭示人性的小小说中，显得十分矫情。文学评论家 Christopher Schröder 在《日报》撰文，认为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尽管他确信，赫塔·米勒凭借自己的小说譬如《那时狐狸已是猎人》和《心兽》已经跻身当代最富有语言表现力的女作家行列，但是《呼吸钟摆》里的语言对他来说却像是一件某人为自己套错了的衣服。

对小说持肯定观点的 Michael Naumann 却推荐这部小说为德语文学史上史无前例的文学式感情移入的作品，认为它同时还体现了诗意表达的精确。例如下面的句子只有赫塔·米勒才能写出来：“我想要慢一点吃，因为我想要更长时间地享用这汤。但是我的饥饿像狗一样蹲在盘子前面，狼吞虎咽”，“小腹完全冻僵了，两条腿直接冰冷地杵到肠子里。”

《法兰克福评论报》的 Hartwig 认为《呼吸钟摆》绝不是一部纯粹记录历史事件的纪实主义小说。因为《呼吸钟摆》并不寄意于挖掘历史事实，剖析复杂的政治关系，它真正关注的是当人性受到普遍侮辱和践踏的时候如何去寻求个体的尊严。另外，小说里的每个字词都被赋予了自身之外更深刻的含义，而这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意义所在。Hartwig 称，他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读完了这部小说，在他看来，书里面也记载着人性的孤独。

同样对小说大加赞赏的还有奥地利作家和评论家 Karl-Markus Gauss。他在《南德意志报》上撰文称赞《呼吸钟摆》是一部非常感人的小说，赫塔·米勒已经发表了很多优秀的散文集和随笔集，而这是她目前为止所发表的最好的作品。她的语言富于创造力，将那段苦难的历史，那样一种人生命运用简练而又震撼人心的文字表达出来，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那个特别的历史时期给特定人群带来的深重苦难，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而出版该书的卡尔·汉泽尔出版社则确信，米勒缩减了对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描写，着眼于其背后蕴含的思想，正是这一点使得《呼吸钟摆》成为不朽的著作。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一经揭晓，可能全世界的大多数人都都在问“赫塔·米勒是谁？”即使在她的现住地德国柏林，也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十年前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得奖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众望所归；十年后住在格拉斯故园不远处区的又一位作家得了奖，大家却满心疑惑。

对业内人士来说，赫塔·米勒并非无名之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她的创作平稳产出，几乎每年都有小说、散文集、诗集等作品发表，每年都获得至少一个德国、奥地利或欧洲文学的奖项，其中不乏德国批评家奖、克莱斯特奖等有影响的奖项。1998年她的小说《心兽》(*Herztier*, 1994, 译者注：又译《风中绿草》)甚至获得了全世界给单本书奖励金额最高的“都柏林文学奖”；她还多次获得“writer in residence”奖学金，赴英、美、瑞士等国进行创作；并应邀在汉堡、蒂宾根、莱比锡、柏林等七、八所大学担任“诗学客座教授”，讲授自己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体验。但在公众中赫塔·米勒作品的知名度一直不高，因而也不能算是对公众生活有影响力的“主流作家”。

童年的低地

“赫塔·米勒到底是谁？”确实是需要给予充分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位爆冷作家的文学创作和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在她迄今为止的作品中，与生平相关的内容占很大的比重。1953年8月17日，赫塔·米勒生于罗马尼亚巴纳特地区的尼茨基村。15岁离开家乡，到附近的城市Temeswar上中学，20岁上大学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和罗马尼亚语言文学。毕业后进入一家机械厂当翻译，没过两年就因为失去生命的危险。这部小说由64个章节构成，每一章都反映了劳改营里地狱般生活的一个侧面。《法兰克福汇报》的评论家 Michael Lentz 指出，《呼吸钟摆》是一本记忆的宣言，它令人在内心深处感到深刻的震撼，毫无疑问是当今德语文学中首屈一指的作品。

同为罗马尼亚—德国作家、诗人的奥斯卡·帕斯提约(Oskar Pastior)曾经亲身经历了那场大灾难，他向赫塔·米勒讲述了当年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米勒还采访了其他一些幸存下来的人们。二人将这些原始的资料记录了下来，决定共同继续完成赫塔·米勒在2001年开始创作的这部文学作品。不幸的是，奥斯卡·帕斯提约这些位德国最重要文学奖毕希纳奖获得者于2006年突然去世，致使这部小说的创作停了一年之后才得以继续。

《呼吸钟摆》中的主人公是17岁的罗马尼亚籍德国人 Leopold Auberg。1945年1月15日他离开自己的家乡，被苏联士兵装在运送牲畜的车里，经过了七天的周折，到达了乌克兰的一个劳改营。而他也只是成千上万并没有参加过战争却要承受战争罪责的罗马尼亚籍德国人之一。他们都被稀里糊涂地流放到这样的劳改营里。五年后，在经过超负荷的劳动、饥饿、疾病后仍然幸存下来的人们才终于获得了自由，得以返回家乡。

故事的主要情节依据的是奥斯卡·帕斯提约的经历，而如何将他的这段命运转化成文学作品则需要审美意义上的勇气。因为它必须能够说服那些了解奥斯卡·帕斯提约的人，同时也是必须能够说服那些经历了这段恐怖历史却始终无法走出其阴霾的人们。《时代》周报评论家 Michael Naumann 在文章中称：读过赫塔·米勒的书你会发现，在当代德语文学中还存在着一种复古式的执著，始终还有这样一种文学，它讨论的是正义和公平、人类尊严和自由这些意旨宏大的主题。赫塔·米勒代表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学。她是罗马尼亚籍的德国人，出生在专制的罗马尼亚，在那里所有这些人类道德都曾经遭到无情的践踏，而她后来来到了祖籍之乡德国——这个和曾经发生的那些灾难有密切关系的国家。

但是，《呼吸钟摆》在德国并没有获得一致的好评，而是引发了褒贬参半的评论。《法兰克福汇报》的批评家 Michael Lentz 推崇米勒的语言。他指出，作家在创作的时候省略了历史的、人物生平的细

移民，这些说德语的移民后被称为巴纳特施瓦本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纳特地区的西部划归南斯拉夫，东部划归罗马尼亚。二战期间罗马尼亚的统治者安东内斯库拥护德国纳粹政府；二战后，巴纳特施瓦本人被视为希特勒的集体追随者，因而备受歧视，很多青壮年甚至被送进苏联的劳营，以抵偿他们作为“纳粹帮凶”所犯下的所谓罪行。

在赫塔·米勒眼中，她生长的村庄就像一个小岛，岛上的居民思想保守、狭隘，正因为与世隔绝，德意志民族优越性的种族主义思想益发凸显和坚定，岛民们表现出自以为是、盲目自大的性格特点。童年的赫塔·米勒却生性敏感，想像丰富。她常常与身边的花草虫鱼、风雨星云对话，或在空寂的山谷里自问生命的价值，但在邻居甚至家人面前她却不得不三缄其口，以免被当作疯癫看待。

赫塔·米勒在1982年发表的处女作——散文集《低地》(*Niederungen*, 1982/1984)中，就以故乡的村庄为主题，从儿童的视角对村民的愚昧偏狭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对村民头脑中残存的法西斯主义流毒和腐败政治体制对人造成的麻木封闭，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压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198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人是世界上的一只大野鸡》(*Der Mensch ist ein großer Fasan auf der Welt*)同样是以巴纳特地区的一个村庄为背景。小说的开篇写道：“自从温迪施想要移民国外，他在村子里到处看到的都是施束和那些留下来的人的停滞的时间”。读者通过温迪施的眼睛看到家乡的贫困、权力的腐败以及人们的愚昧和堕落。面对物质匮乏和专制统治的双重压力，温迪施一家选择了离开。为了拿到护照，他们对权力做出妥协，父亲去贿赂掌握着很小权力却操控着全家命运的各类人物，女儿也不得不出卖肉体。但面对亲切的景物和邻里间残存的温情，他们又流露出欲走还留、欲别还恋的矛盾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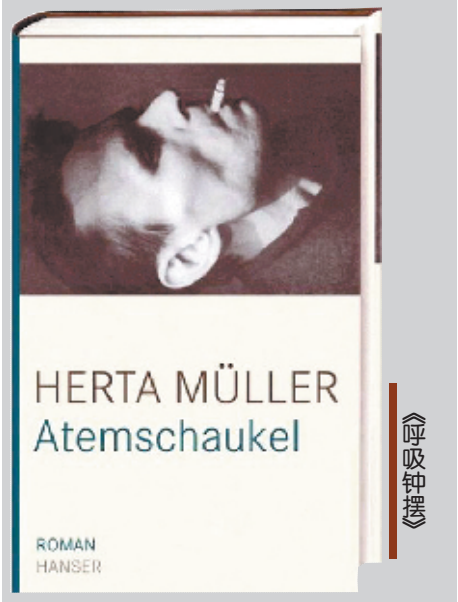
《低地》1982年在布加勒斯特出版时，虽然经过检查制度的很多删节，还是遭到强烈批判，直到1984年该书才在柏林全文出版。书中异乎寻常的儿童视角、充满幻想的描

节，而加入了特殊事件，赋予了个别词句以独立意义。例如 Leo 在本子里一页空白的纸上写了一句话：“看他嚎哭得何等伤心，他满腔的积郁正漫溢出来。”过了几天他又把它划掉，之后又重新写了上去，写和划掉的动作不停地重复。最后他把写满了这句话的这页纸从本子里撕掉，并对这个过程评论道，这就是回忆。回忆是一种悖论，是对回忆的回忆，是事后的解释。“漫溢”这个喻体很能表现这部小说的语言特征，它物化和转化了内心和外界充满危险的事物以及自身对这些东西的反应。

小说除了“饥饿天使”、“呼吸钟摆”之外还使用了诸如“心形铁锹”、“日光毒化”以及“皮骨时光”这一类词语组合，例如“心形铁锹”是园艺学中的专有词汇。这些词汇易于引发人的想像，对小说主人公 Leo 来说，意义大于普通的单词或符号。它们在他的想像中沸腾和燃烧，然后回归，最终重新构造了他得以生存的“现实”。依靠这些创造性的思索他构建着自己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没有真正的现实那样残酷。在此，语言成为小说主人公建筑“世界”的基础和依循的秩序。只有如此他才能试图祛除那些可怕的记忆。因此，整部小说可以看成是语言创造生存现实的象征，“呼吸钟摆”代表着记忆。赫塔·米勒这部小说的创作和奥斯卡·帕斯提奥的语言艺术是内在统一的，因为奥斯卡·帕斯提约诗歌语言的最根本意义就在于它和诗人的本体存在密切相关，他的作品从来不是语言的游戏。

赫塔·米勒表示：“有一些文字，它们是独立的意义载体，它们和我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别，它们自己会思想，而它们之所思想也和它们原来的意义根本不同。它们自己突然进入我的脑海，所以我想，先是一些文字自行产生，而由于它们自身本质的要求，必然地导致了其它字句的生成，即使我自己不愿意这样(我也只能顺其自然)。”她的这部小说因此成为向奥斯卡·帕斯提约的致敬，因为赫塔·米勒将这位已故诗人关于文字的幻想和感觉完美地赋予给了小说中的主人公 Leopold Auberg。

对于这部获奖小说，《时代》周报内部分成了意见相左的两派。著名女批评家 Iris Radisch 对这部新出版的小说进行了批评。她认为小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赫塔·米勒在书中讲



《呼吸钟摆》

我的饥饿像狗一样蹲在盘子前面，狼吞虎咽”

《法兰克福评论报》的 Hartwig 认为《呼吸钟摆》绝不是一部纯粹记录历史事件的纪实主义小说。因为《呼吸钟摆》并不寄意于挖掘历史事实，剖析复杂的政治关系，它真正关注的是当人性受到普遍侮辱和践踏的时候如何去寻求个体的尊严。另外，小说里的每个字词都被赋予了自身之外更深刻的含义，而这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意义所在。Hartwig 称，他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读完了这部小说，在他看来，书里面也记载着人性的孤独。

同样对小说大加赞赏的还有奥地利作家和评论家 Karl-Markus Gauss。他在《南德意志报》上撰文称赞《呼吸钟摆》是一部非常感人的小说，赫塔·米勒已经发表了很多优秀的散文集和随笔集，而这是她目前为止所发表的最好的作品。她的语言富于创造力，将那段苦难的历史，那样一种人生命运用简练而又震撼人心的文字表达出来，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那个特别的历史时期给特定人群带来的深重苦难，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而出版该书的卡尔·汉泽尔出版社则确信，米勒缩减了对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描写，着眼于其背后蕴含的思想，正是这一点使得《呼吸钟摆》成为不朽的著作。



台上的舞者(油画) [法] 埃德加·德加

世界文坛

SHUIE WENTAN

新世纪以来美国越战小说创作回眸

□胡亚敏

20世纪60至70年代进行的越南战争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0余年后，越南战争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出人们的视野。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越战仍然是作家热衷的题材，甚至走出美国国门。当前，越战作家关注的焦点不再是战争本身的血腥和残酷，而是越战给美国老兵带来的个人创伤，以及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持久性集体创伤。

优秀的美国越战作家蒂姆·奥布莱恩先后创作了多部反映越战的优秀作品，《追寻卡西艾托》(1978)、《他们背负之物》(1990)、《林中之湖》(1994)、《恋爱中的汤姆卡特》(1998)，这些作品深刻揭示了越战的残酷和给士兵带来的噩梦般的记忆，尤其生动刻画了越战老兵的战后创伤。在新世纪，奥布莱恩仍然笔耕不辍，勤勉创作。2002年，他发表小说《七月，七月》(*July, July*)。小说描绘十位1969年毕业于的大学生在2002年7月7日聚会，回顾自己这30多年的人生历程。小说虽然没有聚焦于越战，但其中的十个人物都以不同形式受着各种创伤的折磨。小说以越战老兵大卫的叙事开始，以他的叙事结束，这似乎是在说明，越南战争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隐喻，它给老兵带来的个人创伤已转化成美国人的集体创伤性记忆，其潜在和持久的影响已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加拿大作家大卫·伯格的越战小说《岁月之间》(*The Time in Between*)获得2005年加拿大小说类最高文学奖——吉勒奖。1996年，伯格与妻子和四个孩子到越南教英语，对越南文化和越南战争的影响有直接了解。回到加拿大后，他便专注于创作小说《岁月之间》。小说主人公查尔斯·鲍特曼是一名美国越战老兵，在战争曾参与屠杀越南平民的行动。战后，他难以摆脱战争的阴霾，性格怪诞。妻儿们的不理解使他更加乖戾。移民加拿大后，战争的梦想仍然挥之不去。在战争结束30年后，他回到了越南，并且失踪。他的儿女们也紧随他来到越南，寻找失踪的父亲。在寻父的过程中，他们开始感受到战争带给越南人的悲惨生活，也开始对父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如同吉勒奖评奖委员会所说，小说“教会我们去理解爱与责任之间的关系”，生动地揭示了越战带给越南人和美国老兵的创伤。

2007年，在越战结束35年之后，美国正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潭之中，美国作家丹尼斯·约翰逊发表越战题材小说《烟树》(*Tree of Smoke*)，并一举获得本年度的美国国家图书奖。1961年，海勒发表二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影射着当时正在进行的越战，成为越战期间美军士兵必读的一本小说。同样，《烟树》这部600多页的巨著也可以被视为一部反伊拉克战争的越战小说。小说讲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斯基普·桑兹1967年到越南，与其叔叔、编号为“上校”的一名反暴动军官一道，试图对北越摆下迷惑阵。他们的间谍计划代号为“烟树”，旨在蒙蔽北越，让河内政府相信美国正计划对北越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而“烟树”则暗示着核武器爆炸后将会产生的蘑菇云。小说以越战为背景，同时也展现了所有战争带给人们的共同创伤。当美国官方和军方大举宣传战争、美化战争时，士兵们却在生理和心理上深受战争的双重折磨，生活在疯狂的边缘。由于目前还难以产生以伊拉克战争为题材的优秀小说，这部越战小说自然让美国人再次重新审视当前的伊拉克战争，这也是《烟树》这部小说刚一发表，就引起巨大反响的重要原因。约翰逊本人并未出席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颁奖典礼。当时，他正在伊拉克体验生活。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一部新的优秀战争作品的问世。

当前的伊拉克战争让人不由自主地将其与30多年前的越战联系起来。美国只有汲取越战的教训，才能不重蹈历史的覆辙，不重蹈越战的泥潭。如果美国不能以史为鉴，不能从越战中汲取教训，等待他们的将是另一场越战的噩梦。新世纪十年来的美国越战小说可能早已预示了美国伊拉克战争小说的走向，那仍将是对于欺骗、残暴、血腥和创伤的记录。新世纪十年中的越战小说也在提醒着美国读者，如果伊拉克战争和其它战争继续下去，美国人将永远无法走出越战似的创伤。



本版责编：王 杨